

姒锦 著



他是大晏王朝能征善战的王爷。
她是一不小心踏破时空的医者。
遭万重劫，遇千般难，破百种谋，
拘十年相思，终得百年恩爱。

月把年华

赠天下

之

点红妆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姒锦 著

①

且把 年华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且把年华赠天下之点红妆: 全3册/ 姒锦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253-3

I. ①且… II. ①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7361号

书 名 且把年华赠天下之点红妆

作 者 姒 锦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崔 悦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700千字

印 张 46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253-3

定 价 79.80元(全三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以毒攻毒	
第二章	42
生米与熟饭的妖娆	
第三章	81
初体验	
第四章	121
一个温柔了岁月，一个惊艳了时光	
第五章	160
卿卿我我，意浓浓	
第六章	201
上善若水，大爱无言	

目录

CONTENTS

第七章 243

上阵不离夫妻兵

第八章 284

蓬头垢面，也美冠天下！

第九章 324

因为在意，所以残忍

第十章 366

阴山之危

第十一章 406

翻手云，覆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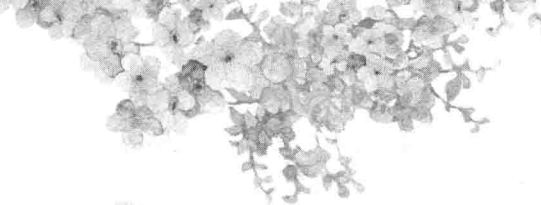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447

为爱执念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三章	489
三日三生三世	
第十四章	534
长歌扼腕	
第十五章	568
顺手栽赃	
第十六章	608
素手一翻，风云反转	
第十七章	645
清算	
第十八章	678
人一入戏，必有惊变	



第十三章 三日三生三世

夏初七觉得自己一直在做梦。

梦里，她一会儿像一只转动的陀螺，一圈一圈地疯狂转动着，不停地往下坠落，头晕目眩的，就像从苍鹰山上跳下时的夏楚，身形单薄，没有半点依靠；

一会儿她又重重摔在地上，被人紧紧地搂在怀里，那人似是极为疼惜她，抱着她的双臂像铁钳子般有力，他不停在她的耳边说着什么；

一会儿她又觉得身上像有火在烧，热得浑身上下都冒起了热汗，湿了衣襟，有人将她剥了个光，放在温热的水里洗净，还在她的膝盖上揉来捏去，痛得她龇牙咧嘴。

“水……我要水……”

她想喝水，她渴了好久。

想喝水的欲望折磨得她极是难受，越想越热，越热越想，她好难受好难受。此刻只要有一口清水喝，她宁愿拿一屋子的黄金去交换。

“水……水……”

她脑子里天人交战着，突觉有人递了温水在唇边。几近贪婪地，她张开嘴，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婴儿，就着温水吸吮起来。那水真好喝，一滴一滴地流入她的喉咙，她口干舌燥的状态好了许多，却还是浑身无力，接着又晕迷过去。

她紧紧闭着眼睛，脑子里，出现了许多人。

有甲一，他疯狂地搂住她，不停地唤她的名字；有东方青玄，他将那只修长白皙的手喂入了石蟠龙的嘴里，机括绞动声中，鲜血流了出来，滴入了水里，把水染红了一片；有赵十九，他目光深如古井，他说：“阿七，你好好过日子去吧，我不要你了。我们两个今生没有未来了。不过若还有来世，你会遇到一个喜欢骂你的人，那就是我。”

她意识稍稍清醒一些，身子更加滚烫，就像被人放在锅里蒸煮似的，极为难受。难道是她作恶太多，被阎王爷罚入了十八层地狱？

她扭着身子，只觉得浑身上下都在痛，脑子混乱一片。她试探性地睁了睁眼，视线里

有光，一种极是耀眼的光，一种可以让人小眼睛变大眼睛的光——黄金。

对，很多黄金。满屋子都是黄金，还有价值无法估算的珠宝。是幻觉，还是她已经死了？
倏地，她发现了一个人。

在夜明珠橙红色的光线照耀下，他身上的黑袍不见了，只着一层白色的中衣，就站在橙红色光线的角落，手边放着佩剑，样子仍是那般威风凛凛，镇定如常。他的存在，让她觉得好像所有的事情，包括先前的天翻地覆，并未真实发生过，一切只是南柯一梦。而今他与她，只需在这般美好的地方，共度余生。

她吸了吸鼻子，刚想张口喊他，却见他起身走过来。她半眯着眼，没有吭声，也没有动弹，只是看着他，看着他从锁爱护腕里，抽出一把小匕首。然后，那锋利的刀刃割向他的手腕……再然后，她眼睁睁地看着他把流着鲜血的手腕伸向她的嘴巴，流入嘴里，咸咸的……

夏初七茫然了片刻，然后脑子里嗡的一声，直接醒了。

“赵十九，你在做什么？！”

赵樽半蹲着身子，见她醒来，目光露出一丝惊喜，随即又散了去。他板着脸，像是在生气，很快收回手，背过身去：“总算醒了。”

她再傻也明白了。

原来先前她只是昏迷过去，原来她喝的那不是什么温水，而是赵十九血管里的鲜血。是啊，这样的地方哪里来的温水？

看着周围数不尽的黄金，再看看所处的糟糕环境，她苦笑：“原来我们没死。”

“是。”

“也没能出去。”

“是。”

他将小匕首插入护腕，撕下衣摆裹住腕上的伤口，什么也没有说，抿唇坐在石墩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夏初七低头，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地上。不，严格说来，是躺在一块块平整的金砖上。幻觉，一定是幻觉。她闭了闭眼睛，镇定下心神，才问他：“赵十九，我们在哪里？”

“地底。”

啥？她巡视一遍四周的环境。

“这些黄金都是假的吧？”

赵樽看着她，声线极冷：“真的。”

“啊！”夏初七惊恐万状，想要坐起来，可膝上抽痛，让她忍不住吸了口气，又跌坐回去。

赵樽看到后，说：“死室机关启动，你与我一样，摔了下来。你的膝盖受了伤，好在不太严重，我替你包扎过了。”

夏初七瞧了瞧膝盖上包得极丑的布条，又巡视一遍两人所处的环境，还有自己身上半

湿的衣服，不由惊奇了：“真是神奇，谁能想到在死室的地底下，就是满仓的金银珠宝？啧啧，这下发财了！赵十九，这个地方好美……”

赵樽眯眼，脸色冷沉，极是可怕。

“休息一会儿，少说话。”

“哦。”拢了拢身上的衣衫，她嘴上听话，眼睛却不听话地继续观察。她发现这个堆砌了无数金银财宝的石室，竟然还有两扇窗子，只不过窗子外面黑压压一片，什么也看不见。窗口外，有她在梦里感觉到的那种热气，比鸳鸯池里的更为浓重。

“闭上眼！”

听得赵樽的低斥，夏初七奇怪了。满屋都是黄金，人也没有死，他为什么不高兴，难道是因她喝了他的血？想了想，她吃力地坐起，有气无力地瞄着他：“赵十九，你不高兴？”

“没有。”他声音低哑，眼波微润。

“不对啊，我们两个大难不死，还平白得了这些金银珠宝，应当庆贺才对，可你的脸色为何这般难看？”她想站起来，走过去看看他，可刚一曲腿，膝盖便一阵钻心的疼痛。只是她痛得不行，他却没有动静，任由她可怜巴巴地坐在地上。

“赵十九，你看不见我吗？”

他蹙起眉头：“看见了。”

夏初七不满地嘟囔：“那我在这儿挣扎，你却袖手旁观？”

“你该受点罪。”

“……赵十九，你好狠的心肠！”

夏初七无语地瞪过去，见他板着一张脸，不像在开玩笑，总算想明白了，原来他在生气她跟着他跳入鸳鸯池的事情。她哭笑不得地翻了个白眼：“好了，别生气了，我反正已经跳了。咱俩来探讨一下怎么会掉到这个地方来，难道这便是死室的精髓——置之死地而后生，大难不死得黄金？真是精妙！哈哈，够牛，够拽，我好佩服她……”

她故意打趣地笑，赵樽却沉了声音：“你为何要跟着跳？”

“你说过的呀，有你在的地方，就有我。咦，难道晋王爷不想遵守承诺？”见他被噎住，她又笑着向他伸出手，“好心人，樽哥哥，您老人家扶我一把可好？让我起来欣赏一下这满屋的黄金。”

赵樽黑着脸，终是伸手拉起她，往怀里一带。她顺势扑过去，美美地贴着他：“你这人，黄金满屋，应当高兴啊，一直板着脸做什么？我没欠你银子吧？若是欠了，欠多少，你直接说，我立马去清点了还给你。”

她笑嘻嘻地与他玩笑，他却只看着她，似是不想打扰她的快活，又似是想说的话难以启齿，动了几下嘴皮，还是没有说话。最终，夏初七还是自己发现了，在他的右侧，有一块石碑，上面写有几句字。

“此间为回光返照楼，建于沸水湖之上，沸水湖之水从皇陵地底的火山口流出，水中含有百媚生。在回光返照楼的机关启动后，石楼会慢慢下沉，三日之后，将整体沉入沸水

里，九宫八卦阵彻底塌陷，永不现世。”

夏初七微微张开嘴。

这字不是拼音，赵樽自然看过了。

原来他们并不是死里逃生，而是再入虎穴。

看着他暗沉的眸子，她突然笑了：“我们运气不错嘛，原以为在鸳鸯池就要见阎王，没想到，竟然还有三日可活。这回光返照楼的名字取得好。看，有这么多的金银财宝，有这么奢侈华丽的建筑，有这么喜欢的人在身边，简直就是偷来的三日浮生嘛。”

“阿七，你太不听话！为何非得送死？”他揽着她的腰坐下，让她坐在他腿上，合了合眼睛，然后似是生气又似是无奈地低头看她，“我已经查探过了，四周是通体光滑的石壁，不可攀爬，石楼是悬空的，下方十来丈便是沸水湖，里面蓄着沸水。这里正是鸳鸯亭热气的源头。石楼越往下沉，气温就会越高，直到我们掉入沸水为止。”

“呵呵，怪不得，我就说咋这么热。”夏初七扯了扯领口，看着他眼中的担忧，笑得极是甜美，“不怕，没多大点事。反正人早晚都是要死的，能与你死在一处，我很高兴，你不必这般黑着脸看我。”

她的笑容是真的，情绪也不是假的，即便眼下只剩下三日寿命，她也要在这最后的三日与他快活地过完。有爱，瞬间也是永恒；无爱，永恒也不过瞬间。

“这里多好？只有你和我。”笑吟吟地说完后，她似是想到什么，敛住神色，问赵樽，“甲一呢，你可有看见甲一？”

“我只捡到你，没有捡到他。这石楼，共有八个房间，全是堆砌的金银珠宝，我都查看过，并未见到旁人。”

“难道沉入池底，并非都掉到一个地方？”夏初七想到甲一，心里有些揪痛。

这一回，是真正的死路。

就连赵樽都无计可施，她能怎么办？抿抿唇，她很快平复了情绪，斜靠在赵樽的怀里，看着满屋的金光闪闪，笑嘻嘻地要求：“赵十九，只剩三日好活了，我有个要求。”

赵樽低头看她：“什么？”

夏初七迎上他黑亮深邃的眼，咳一声，给了他一个暗示的眼神：“统共就剩下三天寿命了，三天都要困在此处，什么东西都没有，总得找点事情做吧？即便是等死，也要等得有意义对不对？”

说起“死”字，她像个没心没肺的孩子，脸上挂着笑，丝毫不以为意，看得赵樽唇角抽搐了一下，他无奈地叹息：“那阿七想做什么？”

还需要说得更明白吗？她无力地横他一眼。

“赵十九，你是不是嫌弃我？”

“嫌弃什么？”

“嫌弃我小啊，要不然为啥不肯要我？”

赵樽眉梢扬起：“是有些小。”

“可我十七岁了。”

“哦，你说年岁？”

夏初七的双颊在热水升腾的雾气中，本就泛着玫瑰一般的粉红，闻言更是红得彻底：“不然呢，你以为是什么小？我小吗，我哪里小了，我已经长大很多了，你没有发现？”

“蠢七！”见她急眼了，赵樽好笑地敲了敲她的脑袋，不能理解这个名叫“楚七”的女人。

面对死亡，她无所谓，却会斤斤计较“大小问题”。

人都要死了，大小有多重要？

“喂，你还没回答我！”她像一个耍赖的孩子，没有得到他的答案就不肯罢休。要知道，这一年多来，她无数次削尖脑袋想做他的人，想吃掉他“人腹为安”，可这厮总有千奇百怪的理由拒绝她，如今要死了，想想她真亏得慌。

“什么问题？”他仍是笑，情绪好了不少。

“我说你，为什么嫌弃我？”

他唇角微抿，叹息着将她揽入怀里，轻拍着她的脊背：“不是嫌你，是想给你一个最好的、最隆重的婚礼。然后，爷才好那般对你，那是尊重，你懂？”

“行，有道理。那眼下呢，咱俩都要死了，你再没什么顾虑了吧？”

赵樽的眸子转动了一样，抱住她的手臂更紧。

“阿七，我对不住你。”

“对不住我什么？难不成，你不举？”

赵樽的脸黑了，他恶狠狠地拍了拍她的头，再说话时，黑眸里似是浮上一层可以解读为悲伤的情绪：“我说过，我要用天下最重的聘礼来娶你。我也说过，我一定要让你活着离开皇陵。可如今，我却让你陪着我，落得这般的下场……”

说到尾音时，他的声音略微哽咽。

赵樽是一个骄傲的人，能让他说出这种沮丧的话，极是不易。夏初七猜，在她醒过来之前，他已经想尽了办法寻找出路，却仍是没有结果，所以他才会这般无奈。

“你干吗要自责？”夏初七难得认真地告诉他，“赵十九，其实眼下这日子，才是我最喜欢的呢。不必克制，不必计较，不必害怕，不必奢求未来，我们只需安静地感受余生的慢慢流逝，好好享受就成。看火光像夕阳，将沸水做温泉，堆金银为鸟兽，闻雾气如听泉。”说到这里，她揶揄地冲他眨了眨眼睛，“最紧要的，还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儿陪你共赴黄泉。这种好事，你就偷着乐吧，多少人求之不得呢。”

她是洒脱的。可对于爱她的人来说，这却是煎熬的。因为，赵樽想让她活。

这样的阿七，应当好好地活。他喉咙哽咽着，看着她恬淡的脸孔，沉默良久，他终是点了点头。

“是，很好。”

“既然这般的，我们不该做些什么？”

绕来绕去，她又绕到了那点事上。赵樽微微一愣，脸上不由自主地带出一丝笑意：“我以为，阿七第一爱财，第二才是色？如今在这黄金满屋的地方，你不是应当更喜欢钱财？”

“这你就不懂了。”夏初七托着下巴，笑道，“赵十九，还记得在清岗县时，我写给你的卖身契上写的愿望是什么吗？”

“嗯？”他狐疑，不知她为何发问。

“貌好器粗，黄金满屋。”

他无语地看她，她又笑：“如今黄金满屋已经实现，姑娘我就差一个貌好器粗的夫君了，如果能得偿所愿，也不枉此生，死而无憾了。好心人，能不能帮帮忙，完成一个垂死之人的最后心愿？”

她眨着眼睛，说得极是欢快。

赵樽叹息：“你这妇人。”

“如何，爷，你是不是心动了？”她看着他，就像在京师奢华的晋王府，或在漠北凄风苦雨的毡帐中一样，将自己偎入他的怀里，假装只是在与他围炉夜话，天亮了，太阳就会升起来。

两个人漫不经心地说着话，烟雾茫茫，光影婆娑。

若不是有三日之限，这确实是美好的日子。他的手，慢慢地梳理着她的头发，淡淡地问：“阿七，你当真不觉得这般陪我赴死不值得？”

她微翘起唇角，头靠在他肩膀上。

“我说很后悔，你信不信？”

他说：“信。”

她问：“我若晓得今日要死，早就把你吃干抹净了，你信不信？”

他愣了愣，笑了：“信。”

她嘻嘻哈哈地笑着，突然伸出纤细的手指，使劲戳了戳他的肩膀，懒洋洋地说：“那赵十九，良日美景剩三日，洞房花烛赶紧来，你愿是不愿？”

赵樽身躯微僵，低头看她。

“阿七，你脑子成天都在想什么？”

夏初七唇角的梨涡像盛了两汪美酒，似笑非笑：“那你到底肯不肯答应？”

“不肯！”他眼中的光芒比初升的太阳还要炽烈，虽然说的是拒绝的话，但眸底的温存之色却半分不少。

她咬了咬唇，逗他：“真的？”

“真的。”

“好吧。”她挑了挑眉，就像没有说过一般，“那我们两个聊聊天好了，争取把剩下的三日，聊出一个天荒地老，聊出一个海枯石烂，聊出一个千秋万代，聊出一个……”

“阿七！”他苦恼地撑了撑额头，冷眸刺着她，“爷改变主意了。”

“啊？”她无辜地看着他，眼睫在他专注的视线之下，轻轻地打着节拍，水汪汪的眼儿

在沸水热气的熏染下，有羞涩，也有惶惑，“为什么？咳，突然又想了？”

他不说话，喉咙一紧，一只手托起她的下巴来，大拇指在她半开半合的唇边摩挲片刻，目光越发深邃幽暗：“因为你太吵，爷怕了你。”

她稍稍愣了一下，正想推他，下巴却被他猛地扼住。就像知道她有贼心没贼胆一样，赵樽低笑一声，促狭地揉了揉她的脑袋，动作像在逗小动物，顿时惹得她恼羞成怒：“你笑什么？”

他没有回答，略一低头，炙热的吻就堵在了她的唇上。四片唇交接一处，两个人同时叹息了一声。吻是爱人之间最真实的情感表达，濒临死亡前的绝望之吻，更是几乎带出所有的情绪。夏初七抬起头，踮着脚，感觉着他热吻的力度，慌乱得像一只溺水的小兽，紧紧攥住他肩膀上的衣料，无助地承受着这份喜悦。

“阿七！”他微微抽离，视线落在她的红如胭脂的脸上，“等一会儿，还有一件事没做。”

“嗯？”事到临头，他又要退缩？

她嘟起嘴巴，沮丧不已：“有啥事，一会儿再做不行吗？”

“不行，必须在之前做的。”

听他说得这般严肃，夏初七无奈地翻了个白眼儿，任由他把她拦腰抱起来。然后，他在金银架上拿了一尊小金佛和两只小金碗，从这间石屋绕出去，经过一个十来级的石阶，上到后室的一处祭台，又拿了那里的两根石蜡，再上一层石阶，走到回光返照楼的最高点平台，才慢慢地放她下来站好。

“赵十九，我们到这里来做什么？”

赵樽没有回答，只是将小金佛放在石台上，又将两根蜡烛用火石点燃，插在缝隙里，接着往地上一跪，朝她招了招手：“阿七，来，跪下。”

“跪下做什么？”夏初七不解，可看他这般郑重其事，她也没有犹豫，过去跪在了他的身边。

赵樽没有回答，也没有看她，而是虔诚地双手合十，跪在小金佛的前面，沉着嗓子起誓。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请金佛为媒，为我见证。我与楚七情投意合，今日欲结为夫妇。从此，夫妻同心，生死与共。若违此誓，天诛地灭，永世不得超生。”

说罢，他严肃地叩了三个头，又望向她：“该你了。”

“啊？”夏初七瞥了他一眼，觉得这厮迂腐得很，但无法，只好自行改编了几句，“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楚七今日自愿嫁与赵樽为妻，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我愿与他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有，下辈子投胎转世，我还要嫁给他为妻，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阿七！”赵樽见她重复几次，大概怕她念到下辈子、下下辈子、再下下辈子，头痛地打断了她，俯身将两只金碗端过来，低声道，“没有花轿，没有嫁衣，没有红烛，没有

大媒……这个洞房花烛夜，我以血代酒，当作合卺。其他的，若有来世，我再补偿你。”

“好，不许赖账。”夏初七笑着说完，见他将匕首刺入手腕，鲜血顿时流入了金碗之中，红得刺目，红得她鼻子发酸。

她也不客气地拿过匕首，在自己的腕上割了一条浅浅的口子：“用血做合卺酒，倒是高明。”

两人的举动都有些疯狂。

夏初七滴着血液，觉得浑身的细胞都在沸腾，对于三天后的死亡，再无半点害怕。

“好了，干杯！”

她笑咪咪地看着他，与他的目光交汇着，彼此手腕交缠在一处，将碗中之血灌入了喉咙：“从此，我们便是真正的夫妻了？”

他捋了捋她的发，轻轻一笑：“是，我们是夫妻了。”

夏初七虽觉得赵十九有时候特别迂腐，但有了这样一个“庄重”的仪式，不管皇天和后土看不看得见，反正她自己是心安了。

“那我往后该叫你什么？”她问。

“什么都好。”

“夫君？”

“……”

“郎君？”

“……”

“还是叫……天禄？”夏初七学着元祐吊儿郎当的语气，沉着嗓子，扮成男声，喊得老气横秋，自觉苦中作乐也有一番情趣。

赵樽见她欢天喜地的样子，却长叹一声，将她拥入怀里：“阿七，来生我定要早早遇见你，早早娶你。”

“得了，别酸了。咱俩还是先把这辈子该做的事做了，再说来生成不？”

“可惜，只剩三日。”他道。

夏初七仍是带着笑，目光里有一层水雾浮动：“这你就不懂了，有的人活了一日，也是一生；有的人活了一生，也只一日。若一日便是一生，我们有三日，就是三生三世了。”

这样的逻辑，太夏初七式，典型的强词夺理。

赵樽眉梢一扬，臂弯收紧：“是。”

夏初七笑了笑，顺势跳上去，搂住他的脖子，往他怀里钻了钻，下巴高高抬起，带着点视死如归的精神：“那么，新郎官，你还在等什么？”

她的“迫不及待”太与众不同，让赵樽凝重的心情亮堂不少。他狠狠地圈紧了她，低下头，瞅了她片刻，突地板住脸，一本正经地发问：“阿七，你可记得我们两个相识多久了？”

“两年多了吧？”

“两年两个月零三天。”他说的时间很准确。

夏初七微微一愣，脸上表情十分丰富，半天儿合不拢嘴：“厉害呀，这都记得住？”她踮脚在他下巴上啄了一口，愉快地表扬了他，却听见他又问：“那你知道我憋了有多久？”

夏初七扑哧一笑：“多久？”

赵樽的神色黯了黯：“两年零一个月。”

夏初七挑了挑眉：“不是吧？你是想说，早在清岗县的时候，你就已经觊觎姑娘我的美貌与才情、智慧和人品了，对不对？”

“美貌与才情、智慧和人品？”赵樽淡淡地反问一句，好不容易才绷住差点崩溃的表情，严肃地点头，“是，一直在觊觎，从未改变过。阿七是不是觉得很骄傲？”

夏初七嘿嘿直乐：“大哥，不是骄傲，是觉得你傻，你不是自作自受吗？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俩这是浪费了多少大好的光阴啊？你看看你，这都要死了才追悔莫及。”

“现在你是我妻，我自是不必再等了。”

“那可不行。你不想等，我却想等了。”夏初七憋屈了许久，今日终是得以扬眉吐气，自然要趁这时找回面子，“殿下，这件事，容妾身考虑考虑，不急。”

赵樽像瞅怪物一般看着她：“你确定？”

“确定。”

“不怕爷反悔？”

“悔便悔呗，反正也不是……啊！”

她话未说完，腰上一紧，身子倏地腾空而起，被他抱了起来。他眸光深沉，抱起她，不再说话，任由她乱踢乱打着，大步走向那间堆满了黄金的石室。

“赵十九，你讲不讲理啊？”她问得很没底气。

“不讲。”他回答得极是干脆。

热雾还在升腾，轻薄如蒙蒙尘烟，带着百媚生奇妙的香气，将一切死亡的阴影通通虚化，让人只觉这间富丽堂皇的石室浪漫无比，沸水让空间潮润而温暖，满屋的金银光彩，比花烛的点缀更为绚烂……可看着这迷幻般的一切，夏初七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激灵灵地打了一个冷战。

“冷？”他问。

她摇头，然后又低头。

“不冷，是怕。爷，可不可以不要？”

“不可以。迟了，怕也无用。”

从来都是她要赖，终于轮到他发横了。

夏初七看着他急切的样子，呆住了。

这与她事先想好的主动出击完全不同，一入石室，他便迫不及待地将她按在一个纯金打造的精巧屏风上……

他的吻来势汹汹，毫无征兆地贴上她的唇，双臂紧裹了她的腰，呼吸便如火焰一般喷在她的脖子里，如同他攻城略地时的凶猛与强势，轻而易举就控制了她，终是把黄金铸造

的花鸟屏风按倒在地，也让她身上半湿的衣裳脱离了主人。

“赵十九！”

夏初七心脏微缩，一种从未有过的慌乱像潮水一般向她席卷而来。可最终，她还是敌不过他的强势，身子慢慢软了下来，挣扎与抗拒，很快就变成了两道模糊而满足的叹息。一轻一重，仿佛等待了千年的结合，总归得了圆满。

“阿七……”

“嗯。”她低低地哽咽，“我终是你的人了。”

“是，永远都是，也只能是。”

“浑蛋，不懂得怜香惜玉。”

“我……下次注意。”

“还下次？唔——”

夏初七拔高了声音骂他，可惊叫声，慢慢变成哽咽和嚤嚤。

在这日之前，她与他之间有过许多次亲密的接触，但基本都是她主动在撩拨他，而他很少有触及雷区的行为。在她的印象里，赵十九永远是雍容高贵的，除了酒后失态的那一次，他从无这般粗野狂躁过。

她微眯的眼睛突然有些发热。

或许，这一刻的他，与她一样，都在计算着剩余的时间，要在这濒临死亡的绝望中，品尝这一杯最后的美酒。以爱之名，以情之心，必须用这般激烈的探索，才能在彼此身上找到活到最后一刻的理由。

“赵十九，赵十九。”她苦着脸，喊着他的名字，痛得想要退缩。

他并不回答，呼吸愈重，控制住她的身子，若有似无地低笑一声，像安抚小狗似的安抚她：“阿七不怕。”他不给她丝毫动弹的机会，却又给她留出恰到好处的挣扎空间，由着她挥起拳头揍他。

“赵十九，我难受，难受死了。”

她空有一腔理论知识，却从未实践过，她面红耳赤，不知所措地紧紧闭着眼，甚至都不知为什么要反复喊他的名字。

她想，或许是因为百媚生。

对，都怪百媚生，让她变得这般娇气。但事实上，她心里十分清楚，百媚生的药性从始至终都没有控制过她的意识，真正掌控她情绪的，只是她身上的那人而已。她害怕，紧张，慌乱，甚至怕做得不够好，窘迫得想要退缩。但她知道，不论是此时的他，还是她，都需要一种合适的媒介来给彼此度过死亡前的时日的信心。而这般的结合，是最能安抚灵魂的一种方式。她需要这般强力的填补，他也需要这般温柔的掩埋，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感，远远甚于身体上的需索。

天地，幽暗；空间，寂静，此情此景，不知时间为何物。

偌大一个地方，只有她二人而已。不必害羞，不必压抑，他们可以欢畅地挥舞灵魂，

催生着血液从头到脚地奔腾。她放肆地缠住他，他亦恣意地享用她，这是一场迟来的恩爱，也是彼此最诚挚的奉献。在这之前，不论是他还是她，都没有想过，在这个世上，会有那么一个人，可以与自己像如今这般亲密无间，从灵魂到身心都交融得密不透风。

“阿七。”在她狠狠蹙眉的时候，他稍稍迟疑，终是控制着情动的迫不及待，低下头来，任由冷汗从额头滴向她的面颊，而他的唇贴上她紧闭的眼，吻了吻，笑了，“睁开眼。”

“做什么？”她身子直发颤。

“看着我。”

“不看！”

“你还懂得害臊了？”

什么意思？夏初七猛地睁眼，瞪他。

“乖！”他低头，吻上她的唇。

这一回，她没有再闭上眼。是，看一次少一次，她应该珍惜才是。

皇陵石室、机关八卦、鸳鸯亭、百媚生，一切的一切，通通都从她的眼前消失了。她痛并快乐着，与他一起共赴那云雾间的巫山，早已忘情。也是这时，她才真的领悟到，男女间有太多的不同。他虽疼她怜她，可在这事上，却仍是强势而直接的，几乎不给她适应的机会，便开始了疯狂的掠夺，那张扬，那剧烈，那急促，无一不让她深深陷入他织就的网。

可再美好，也只三日。想到三日之限，不知是痛得，还是难过得，她的眼泪，有那么一颗调皮地从眼眶里，不小心挤了出来。

“怎么哭了？”他目光赤红，低头看她时，有些心疼。

“没事。”

“我弄痛你了？”

她想说什么，确实是。但她怕他退缩，又不敢承认，只好别扭地咬着唇，更加靠近他，将自己献祭一般贴上去，让彼此更加清晰地感知，她中有他，他中亦有她，她想把自己能给的所有，通通交给他。他们是这般亲密，哪怕只剩最后的盛宴，她也可以欣喜若狂，如饮蜜浆。

……

云歇雨住。

他久久地搂住她，并不与她分开，双臂像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她紧紧裹在怀里，以免黄金烙着她。她从脸颊红到了耳根，像洗了个澡，浑身都是细汗，忆及先前的癫狂，还在发傻。

“阿七在想什么？”他拍了拍她的脸。

夏初七蹙起眉头，像在思考什么重大的人生与理想，慢悠悠地问：“赵十九，你说你以前没有做过，为什么懂得……这般多？”

他惯常的冷脸，在今日却显出一种说不上来的柔和，出口的声音，也有着与往常不同的沙哑，那是一种满足的、似叹息一般的哑：“风月心经，可不是白看的，爷早就等着表